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少室山房類藁卷百七

續金華叢書

澠水胡應麟明瑞著

題跋十二首

遺墨上

跋王大令送梨帖

右大令送梨帖云今送梨三百顆晚雪殊不能佳凡十二字五字紙素破蝕筆踪大半不存無恙者七字而已庚辰夏王次公以計吏人燕竣役瀕發賈人持是卷索十萬錢顧囊空直無所出偶朝士寄贈所知金五十在焉輒罄舉償之一時盛傳爲奇絕事信次公之癖于書也晉自典午渡江距今不啻千載二王真蹟流落人間如天球河圖舉世不能三四此帖雖漶滅不全而筆勢之縈洄縹渺飛動于薄蹠之上卽寥寥數字如目擊其超逸絕羣之氣致足觀也或猶以五字殘缺爲憾余戲謂今世購定武蘭亭者必五字損本爲真送梨亦五字不全異時將復爲書家公案得非山陰父子翰墨間例有斯厄耶同閱是卷者是日聞余言皆失笑噴飯滿案次公亦捧腹而起

再跋

永師書一字五萬錢卽今中金五十也然則大令身後一帖僅足當永師存日一字耳而次公是舉世便詫爲異聞卽此徵古人好事倍于今今嗜利百于古矣廼次公方以書名天下寸楮片簞舉世共珍傳諸異代知不有以五萬錢易其一帖者耶

跋鍾元常季直表

王長公義聲振一世其豁達大度詞場中漢高帝也其氣宇籠罩今古故製作亦如之爲大廈庇天下士殆三十年又園林水石之盛爲一時冠故世莫不以其富侔于三吳巨室而實弗然也丙戌秋余嘗偕汪司馬過舟中玩諸古帖司馬乞鍾太傅季直表觀之長公默然良久曰是月以催科不辦持質諸就李項氏矣余舟廼詣項氏假其所藏彝鼎及遺墨遍閱則此帖儼然在云於戲卽此一事而長公之爲德于當時寒士者其難易可知矣

題蕭翼賺蘭亭圖

世以蕭翼誘取蘭亭事誣不可信其說以文皇威加九域一厓殘老僧敢固匿之非也人主之威固有不能勝匹夫者文皇于蘭亭誠弗欲必得則已欲必得而弗緩圖之而徒脅以威彼潛藏伏匿爲計甚深極而恨且投諸水火人主之威不過殺其身而已如蘭相如懷中璧羸昭王眈眈虎視在秦廷而莫能奪之而況于兵燹亂離之後若存若亡之一帖耶且一夫之癖愛亦有甚于人主寧殺其身而以毋失所寶爲快者此其勢視人主之物爲尤難卽明知其處而匪威脅之可得而文皇于蘭亭又其意所欲必得欲必得則所以詳爲之慮而緩之爲圖將亡所弗至而何有于發一使以欺之然則蕭翼之謀雖曰文皇與知焉可也

又跋

當貞觀末年文皇之大漸也語太子治曰吾從汝乞一物爲殉可乎叩之則蘭亭也夫太宗誠欲殉蘭亭遺令顧命大臣昭示百辟卽嗣君弗欲惡得而違况萬萬無此理而文皇直異辭宛轉于彌留之際

豈其智顧弗知出此哉嗚呼彼其以誠動其子卽其以詐使其臣之道同一癖愛而必欲得之心故勢所得行而有弗用也嗟乎俾太宗執是心爲天下雖堯舜之治有弗成于貞觀耶而徒使後世以一帖窺之惜也

跋褚河南哀冊文

褚河南哀冊文真蹟藏王司寇元美伯仲俱有跋次公行草得法此帖爲多卷後宋米元暉元陳寧極二跋此書老筆縱橫而姿態逸發絕得典午風流唐人書可裝二王屏脚者無踰此武家子舍之而取枯樹賦何耶

又跋二則

方希直遜志齋集亦有此帖跋知是書國初嘗入越矣希直跋不見此卷中兩王公論復不及蓋革除際人諱其文因毀裂俾泯其迹耶方所跋論河南及顏柳書法高下最爲精識又其集評書甚衆且夙游宋氏父子間必深于此道而今隻字無復存者當亦坐革除故若

其精忠大節與河南異世相符合固非人力所能存亡也輒并志之
邇并州續藁出廼知此跋長公亦論及之豈勒石之時偶末考及集
耶然則希直手書信亡久矣石勒于長公家

跋米顛自薦啟

米元章顛事甚眾散見宋人小說雜記亡慮數十百條余嘗欲彙輯
爲一編以資藝林中譴詆是啟亦其一也米又有長箋訂某公閱所
藏墨蹟彌可笑憶宋人送米詩落句有名滿天下之稱或疑大過米
不足當答曰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耶雖戲言可謂實錄因
題卷後俾讀斯啟者相向發一大噱云

又跋

觀老顛此劄廼欲中立蘇黃間亦其顛也余嘗上下史籍得類米者
一人曰張融思光其才具類也詩文類也伎倆類也南史稱融衣履
言動意制甚多帶每一出小兒羣噪隨之至呼爲活卦影融海賦精
麗瑰崛帶潮詩闕大沉雄融書謂二王無臣法帶畫謂不使一筆入

吳生噫其相類何其酷也融嘗自言大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碌碌寄人籬下可謂有志帶自負自古及今余不敏實得之乃沾沾不出翰墨間然融集今不傳而帶之筆踪滿世得失大都相等也南齊人目融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余于米老亦云

跋吳德基千文

勝國末吾邑吳履德基以書名婺中而寓內無知者由元世臨池特眾故耳今吳書吾邑故家多有之余所見不下百幅而他方絕迹並書家無咳唾其姓名者近文氏停雲館帖元人書甚夥迺德基亦泯泯焉豈徵仲太史尙未及覩吳書耶此卷全錄千文缺二六字用筆勁峭道拔處深入右軍間有一二不甚合作者蘇人摹勒攬用文氏筆耳以吳之臨池工苦爾爾而絕不遇賞音士之埋沒可勝道哉

跋周公瑕書朱司空河工敘

天弢居士周公瑕髫歲遊文太史門小楷稍變尖纖益以濃厚其用筆法子昂而結構則徵仲矩矱也嘉隆之際獨步江左垂三十年遇

合作處真如陳思洛神賦瓊纖得衷脩短合度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者第驚鴻游龍之態微所短耳茲序廼甲子歲爲朱大司空衡撰者
朱公創鑿漕渠爲慶曆間名臣冠而此書最公取平生合作神采奕
奕良足相當豈其感恩刻意致然或瓠子功成偶一時有神助耶禊
日可大出真蹟縱觀移日題

少室山房類藁卷百七

少室山房類藁卷百八

續金華叢書

漱水胡應麟明瑞著

題跋二十首

墨蹟下

跋家藏宋搨蘭亭趙文敏臨真蹟

三則

右蘭亭諸鑒家咸以爲定武本第首行缺下一字與吳興十三跋本微不類其後復有子昂臨本亦缺首行一字而雄逸道濶天真爛然自蘭亭神詣八法唐人歐虞褚薛所臨今無論真蹟卽墨本混淆靡定獨吳興臨本存世余目覩不下十餘此猶其合作者也豐人翁最迂持論獨謂趙去右軍不遠紬繹此臨不惟得其體貌殆兼風骨性情而有之視昔人艷稱雙鵬並運各極摩天者加一等矣若墨本定武是非固難懸斷而楮素膩密煙煤濃瀋灼然宋搨無疑也因跋而藏之一展閱間忽忽身在茂林修竹間雜坐東晉諸賢矣

又

謂文章闢氣運下土聞道大笑之右軍素不以著作鳴而蘭亭稊序

俯仰感慨實際之語千載若新加書法入神遂以盈尺之箋同弊塵
劫晉人謂右軍自錄數十過終無禊日所書余謂令右軍閉戶窮年
更草一敘能前作抗衡乎蓋書契以來應有茲帖一時氣運助以發
之卽右軍莫測所以然也孫綽與公文名振代而後序寥寥殊無省
發彼赤城霞起瀑布飛流非異時天台賦語乎至羣賢賦詩不可解
者甚眾且無一佳而大令罰觥寧其不能事此也古人意興弗極不
強搆思正高出今人數倍處矧坐中雖觸目名流才出大令下者眾
矣彼以罰觥爲非耶總之山川間氣一時並攝右軍筆端故令六宮
粉黛無復顏色耳

又

夏侯太初謂樂毅伐齊之兵庶幾湯武晉人迂蕩不情迺爾直可壓
卷啟顏顧右軍屢爲傳錄豈好異拔新名士例不免也大令意氣鏗
鏗欲凌阿父計會中羣賢在其目睫者不過數輩而十數脞辭甘出
諸人下哉固爾時情興弗屬大都翫世罰觥反以爲適耳太初以樂

生不拔二城意未可量余亦以大令不屬隻字旨未易窺也顧千載未有發其微者聊爲拈出配太初當啟顏一則也

跋吳德基行草

余所藏吳德基行草大書四軸皆錄李青蓮絕句蓋吳生平好書太白五七言絕余所見亡慮百數邑故家往往有之而傳流他處靡一蹟並自元及明詩書家絕不及其名姓士之傳真有幸不幸耶此四絕用筆遒勁特甚而結體圖密精工殊得晉唐遺意王次公過余齋頭覩其一矍然問何人以吳對曰鮮于困學不過也惜不使長公見之得其片言可無遺憾地下矣

跋家藏吳德基陶詩

此德基行草靖節停雲詩也字大僅若錢結法遒婉而筆意峭勁與柴桑品格良足相當下作靖節扶筇像韻度翩翩非俗工所辦疑亦出德基手也故老傳高皇帝聞吳書名嘗詔令進御並浮屠月鑑芙蕖以吳筆太剛鑑畫太媚皆不錄第此余邑傳流語他野記逸史無

可互證者今吳書存邑尙眾鑑芙蕖遂絕不聞并識于此吳嘗及景
濂太史游爲其室傳傳見集中

跋王元琳真蹟

右王珣伯遠帖真蹟珣江左有盛名卽桓宣武幕中所稱髯參短簿
者其書流落人代宣和譜有伯遠三月二帖此伯遠帖真蹟也書凡
五行六十九字古澹蕭疎真趣流溢如飛天僊人遊歷下界頗視凡
俗悉同塵埃望而知其晉人筆也典午真迹存宣和書譜者尙不下
數百今惟右軍大令一二靈光自餘翰墨永絕而此帖獨巍然宇宙
之間昔人評晉人一帖當二王五帖得元琳不啻羲獻矣

跋顏魯公祭姪帖

念載前閱停雲館刻魯公祭姪季明帖天真爛熳從心不踰以爲古
今神化之筆元二陳及文太史鑒定詳矣王長公跋真蹟在永豐聶
氏意公見未易得忽燕中邂逅此卷裝潢漶滅幾不可觸手而文章
首尾尙完驚喜浹日輟飲食恣閱之廼知此書全用退筆鋒穎摧衄

淡墨微茫而氣韻飄動道逸字字欲飛真間代奇物也唐三百年間
臨池滿世而追逐二王廼魯公以無意得之

又

停雲館刻余始閱之大詫以魯公此筆不似從人間來者及真蹟縱
觀廼知墨本相去尙懸隔三十里非神化所至而何第稍有可疑者
停雲二陳文太史跋此本並無之則長公所云聶氏藏本屬太史鑒
定無疑而此卷尾元人數跋皆名士鮮于伯機輩序購求源歷甚詳
決匪後人僞撰而其書則皆贗作計必有真蹟系顏帖終大史胡以
弗及見而止錄二陳跋耶又跋稱天水小印今卷首亦不復存以爲
摹本則筆勢放縱墨瀋濃淡相承決匪雙鉤廓填所辨以爲臨本則
行欸字數較石刻不爽纖毫卽魯公自書百過斷不能盡仍其舊而
何論後人也或聶氏所藏跋尾二陳真蹟而魯公書贗則徵仲太史
目睫所經鬚眉洞鑒而胡以曲筆于此豈此書太史跋後後人割莫
文真蹟以模本傳二陳文氏而售之聶又贗放鮮于等跋傳真蹟以

他售之人而鮮于等真迹又別傳摹本爲三耶此其顛末故未易一
二懸斷異時當特過江右假輩氏所藏觀之

跋米南宮誤恩帖 二則

老顛書僅六行而筆勢翩翩其跋扈飛揚之氣不可馴狎致足賞也
鑒者多以爲摹本屬中一二字剝蝕少有廓填耳末三行則真迹無
疑矣唐之旭宋之芾皆顛名一代今觀芾筆踪狂態淋漓尙在旭書
傳世雖寡第摩挲禿素諸帖亦自想見其人惟六代張融之顛不減
二子而書絕不傳近王長公以知汝殊愁爲融書亦以顛態億之耳
第六代人書傳者不過數行而殊愁至百餘語故當是唐人筆也

又

米老以顛名一代而大罵旭書以變亂古法驚諸凡夫彼不惡傷其
類耶令二顛相遇中原各騁尋丈之勢差足以快旁觀第未知鹿死
誰手耳

跋蘇長公帖

坡公黃柑帖骨法凝重而肌肉豐妍非貴嬪妃子如楊太真不足喻
第無奈身材大匾濶何黃長睿謂書縱易橫難古今惟鍾太傅一人
效之者非濁則俗蜀中一人是矣蓋指坡言也

跋吳履書柳詩二則

右吳履德基書柳子厚真源了無取古詩似退筆不經意細閱之晉
人風骨種種具存迺知勝國臨池苦工遠出宋世上蓋趙宋諸公往
往好入已意故翰墨雖各名一家而典午範型都盡元自趙鄧鮮于
究心古學頓還舊觀今師趙者眾後生厭同喜異山谷海岳時復主
盟大都習尙所趨非大力者起而挽之故未易口舌爭也

又

子厚古詩冲淡峭峻在唐齊名蘇州蘇長公至品諸韋上然韋詩蕭
散自然去柴桑格致不遠子厚雖骨力稍勁其不及韋政坐此故由
子瞻勘捉未破耳道人庭宇靜苔色連深竹宋人謂遠勝竹逕通幽
處禪房花木深亦憤憤之見常詩警絕處在山光悅鳥性十字初不